

我有些惶恐。我不是摄影家,也不是摄影评论家,他却托友人找到我,将一份数十年积累,在我看来如他的孩子一样珍贵的作品集交给我鉴证,我能做到不让他失望吗?

我有些好奇。为了见面,双方互约时间,前前后后三个多月,终于如愿。那天在一家小饭馆,一进门,素昧平生的他与我,连必要的寒暄都省略了,我伸出手去,他轻轻握住,还不等我坐定,他已将两大本摄影集样稿递了上来。我们之间真有如同仅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已心领神会的老友一样的默契吗?

我有些讶异。两大本图册,几百幅作品,聚焦老街,借用光与影的交汇,以人物作为载体,倾诉和追忆那个熟悉又渐消失的旧时华亭,一经打开,就难以合上。满版老旧时光,满帧黑白组合,满眼历史烟云,铺天盖地,呼啸而来,震得我有些晕眩。这么饱满的情感表达,是眼前这个内敛的、略显拘谨的男子完成的吗?

品读吧! 先继续我的品读。

一辑一辑,我读出了他拥有的艺术版图的辽阔。你看,中山西路与生俱来的端庄,秀南街若隐若现的灵动,秀北街藏不住的俊朗,仓城风貌区褪不去的厚重,西塔弄不变的含蓄,青松石曾经的闲适,百岁坊坚定的矜持,白龙潭残留的诡异,景德路难掩的明快,邱家湾固守的优雅,长桥南街遗存的雍容,榆树头永驻的秀美,华阳老街渐行渐远的随性,天马老街有时无时的洒脱,五库老街残缺的率真,叶榭老街苍凉的孤傲,泗泾老街历久弥珍的儒雅……他以一种自由纯粹的风格,捕捉充满生命力的瞬间,呈现家乡的完满意趣,以此激活人们对岁月的记忆。

一页一页,我读出了他如歌如泣的历史喟叹。那一个个别致的历史细节,如数家珍地梳理出老街、老巷、老宅的生命动线。一排排路帷止车桩定格了一个时代的生命节奏;

“拆”字的多种呈现,晃动着一个族群的焦虑、慌张与期待;笨重的老牌自行车脚架,支撑起旧宅里男主人亮堂堂的脸面;自制的女式内衣,蕴含着小街深处的风花雪月;土酒坊里的价目表,成为巷子里妇孺皆知的最透明的经济学;小女孩鬓间的彩色发夹,老爷爷头上棱角鲜明的绿军帽、理发师手上的双箭牌老式剃刀,头头是道地依次诉说着岁月的斑驳与陆离……

一帧一帧,我读出了他镜头里水一样的柔情。雾气中清冷的石板桥,藤蔓斑驳的矮墙,古朴木门上的“福”字,随处出现在路旁的竹椅,阳光下纵情飘舞的一排排床单、一件件衣衫;早点铺里的热气腾腾,摊位上蔬菜瓜果的扑鼻清香,修理铺子里各类日常电器的挤眉弄眼,小店里竹编工艺品的搔首弄姿,流动理发铺和裁缝铺的“横刀立马”,晒太阳、聊家常、下象棋、读报纸、练书法、遛狗逗猫的左邻右舍的悠哉游哉,一幕幕慢生活场景,朴实又动人,琐碎又美妙。

一幅一幅,我读出了他经年累月修炼成的慧眼匠心。秀南街,阳光斜照,一对老夫妻手洗好被单,然后合力拧干,背景是“理发向东100米……”字样。纵深处,一条孤独的街道,电线杆下,一前一后,一近一远,两个老人正相向而行。这样的画面,一定是摄影人梦寐以求的瞬间。老街上,三人面对暴雨,其中一人淡然持伞,一人在伞下移情于屋檐上的雨水瀑布,一人站在街边店铺的台阶前,用扫帚将哗哗流下的雨水挥洒到街上,飞溅的雨水被定格成水淋漓的日子。除了这些人动作和关系很丰富的作品,那些单人作品也很可以咀嚼。夏日小院内被植物包围的戴斗笠的老人,透过瓜藤的阳光与阴凉处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尖斗笠的锥形和后面小晾衣架的锥形塑成一组几何形状,构成了摄影人对生命形态的图式理解。那个拿着水管洒水的男人背影,水管喷出的弧形和地上被弄湿的

序《华亭岁影》

陆 军

部分,形成模糊对称,花衣服黑白圆点相间,和阳光下小水珠的明暗构成了一个整体,再叠上背景里房子的方形,组合在一起,一定是摄影人眼中日常生活的独特映射。

一组一组,我读出了他溢出图照外的诗一般的曼妙。大仓桥上,雾天清晨,仿佛天赐三个僧人,地设三个桥洞,烟雾朦胧中,闲庭信步时,那漫濡着禅意的场景,如梦如幻、如诗如画地留在了摄影人珍藏的创作经历中。中山西路街景,雨天,透过汽车带有雨帘的玻璃,满眼烟雨朦胧的情景,当期待中特定的人物出现时,一幅有水墨画效果的艺术作品就呼之欲出。同是暴雨天空下,一个果断的抓拍,在虚化后景的同时,注重前景人物的音容笑貌,画面的节奏感陡增,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令你猝不及防,瞬间顷刻变为永恒。

一辑又一辑,一页又一页,一帧又一帧,一幅又一幅,一组又一组,揉合在一起读,隐隐约约,我又读出了“三悟”“三敬”:

纪实作品以求真实为要,不能表演,不能摆拍。如何在构图上把控画面中各类元素的大小、远近、张弛、明暗,以及对比、渲染、强调? 这是每一个摄影人面临的共同难题。虽然选择极端天气,如雨、雾、雪天,日食或月食等场景,有助于通过预设中的天人合一来表达创作者的生命意识,但更多的時候,对画面中人物的期待只能交给时间和机会,换句话说,常常托付于偶然。这就要求摄影人除了具备一定的摄影技巧,更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他需要的瞬间的出现,并需要事先做足功课,结合临场实际作相应调整和应变。由此想到,这两册摄影集中有这

么多精彩的表达,作为创作者,他的付出,他的艰辛,他的坚韧不拔,该是多么的不易! 此为“一悟”“一敬”!

同是纪实摄影,拍摄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世态人情与一般的摄影不同,需要创作者拥有充裕的人文素养,熟悉拍摄对象的前世今生。据介绍,这两本摄影集的作者,曾认真研读过松江历史发展和演变的一批文献资料,并特别留意老松江人的随笔杂记,结合儿时记忆,梳理出画面中不可缺少的老屋、老树、老桥等一系列标志性建筑的形态储存,挖掘新旧变化的元素特征,在拍摄过程中还时时与影像中的老人交流,尽可能在情感上与原居民同频共振。通过这样的方式,为生动表现最有烟火气的老松江,抢救式地保留一批即将消失的老街影像作好扎实的准备。其间的付出与探求,令人肃然起敬。此为“二悟”“二敬”!

作为摄影家,他的睿智,他的勤勉,他的执着,他的成果,本身就如一张承载着岁月沧桑的巨幅照片。由此想到,在摄影家的眼里,冥冥中是不是也把我看成了老街情景中他所关注的某个人物、某个细节? 这些年我为家乡做的几件小事,比如1994年倡言“上海之根”,2019年倡导“云间风度”、倡办“一院一馆”、倡编“一典六史”,2020年倡推“戏剧之乡”、倡扬“一影一厂”,不就是如他的作品中那个坐在小店里专门配匙修锁的手艺人,那个在风雨中骑着破旧电瓶车带着年轻人匆匆赶路的老翁,那个在零乱的菜场上不无焦虑地等着城里人光顾的菜农的言行举止吗? 这样一想,前说的惶恐也好,好奇也罢,讶异也然,顿时释怀。此时此刻,除了感谢他能尊我为知己,视我为神交,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感谢他的高看。此为“三悟”“三敬”!

摄影大师安塞尔·亚当斯曾经说过:“我们不只是用相机拍照,我们带到摄影中去的

是所有我们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和爱过的人!”我想,这两本摄影集里的那些老街旧巷,正是他用心读过的书;那些旧日时光,正是他用心看过的电影;那些俚语方言,正是他用心听过的音乐;那片热土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以及其独特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正是他用心付出的所爱。他把人生的美好瞬间定格成永恒,用看得见的影像,传达影像背后看不见的思想与情感。特别是在城市快速发展变迁、历史印记渐次褪色的今天,正是他的这些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老照片,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古老、厚重又充满活力的松江,再次感受到了松江人的真诚的生活态度,再次触摸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再次重温了从前的慢生活,也让我们再次多了一份从容,多了一份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老照片的问世,于他,称得上厥功甚伟;于世,当得起幸甚至哉。

忘了说一句,他是谁?

他,生于华亭、长于华亭,物理本科、师范讲师、企业经营管理者、区管干部、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九三学社社员、松江区政协委员,2015年,获得第25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优秀作品奖,2016年,作品入选第16届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同年,荣获第71届香港国际摄影比赛FIAP金牌。

他,奔走松江的大街小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一张张照片,记录了松江的城市变迁,诉说着老松江屋檐下人们的经历和渴望,并将这座城市的历史浓缩成一份老少咸宜的“伴手礼”,以最直观、可阅读、耐寻味的方式,长久地慰藉着人们挥之不去的乡愁。

他,一个热爱生活、充满睿智的男子汉,一个善于思考、特立独行的摄影家,一个虔诚的、值得我们尊敬的松江历史文化的守护者!

他叫陈志伟,称阿伟也许更亲切! 阿伟,你说是吗?

是为序。



上海地区及周边苏南、浙北,河网密布。农耕时代,农民上镇或去县城,大多以舟楫代步。舟皆木制,吨位不大,仅两三吨,有的甚至更小,驱动舟行全靠一支橹在水中晃动。

橹,木制工具,作用与桨相当,但形状与桨完全不同。制作橹,一般以坚硬的树材,由两部分组成,下为橹板,上为橹柄。橹板在水中部分较宽阔(状如琵琶),最阔的部分超过一市尺,越往上越小,与橹柄连接的地方近似圆形。橹柄另外选一根树材,与橹板连接的下方呈超过120度的夹角,用藤条制成箍固定。除了橹以外,还有两个附件,一为橹索,一般用棕制成绳,棕绳即便碰到水也不影响其牢固,上端有一马蹄形铁箍套住橹柄,下端与船上预先埋在木板上的圆形小铁箍拴住橹索。二为橹担(松江人称橹人头,铁制),下部镶嵌在船右端,露出约二三寸,顶部如蘑菇状。橹有橹眼,在中部挖个很浅的圆形凹槽(制橹木匠根据橹长短有比例),摇船时先把橹眼合到橹担上,再套上橹索,右手握住橹柄,左手把住橹索(笔者喜欢双手握住橹柄摇船),然后把橹在水中左右晃动,即可驱动船体前进。这叫右手橹,江南地区一般多为右手。实际上摇船掌橹,不是握住橹摇动就会,虽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也要花点工夫学,初学者往往握不住使橹从橹担上滑下来,船也失去前进方向。

左手橹

唐亚生

为什么多见右手橹,不见左手橹? 因为大多数人右手握力强,晃动橹用力足,船走水快。

有没有左手橹? 有,民间很少见,少到凤毛麟角,笔者浦南农村老家,以前有一位女人,她会摇左手橹。可能这个时代绍兴航班船为了行船快,船上都没有左手橹、右手橹。

操左手橹的女人是绍兴人,男的叫沈长发,一家经营一条绍兴航班船。听长辈说沈长发在日本人占领松江时就从车载客运输生意了,原先在小镇水码头,不知何故被人打得遍体鳞伤,不敢再在小镇混日子了,遂带着妻女来到曹家浜村河西三埭头吴家租房,从事直达松江县城的航班客运。

笔者童年时每天早晨隔河看见沈长发头戴绍兴乌毡帽,沿市河往南走到航班船停泊的黄桥港(又叫送子庵港),手握橹索向四方吹得很响,附近的四家村、唐家角、庙浜、定家港等几个村子的村民都能听到,催促要乘船的乘客,螺号吹了三次后未见有乘客就开船了。沈家的航班船能载近20人,也可以带点其他货物。那艘绍兴航班船,船头底部呈三角形,据说走水快。船身长,比起本地的猪行(念hang)船长得多,船身两侧肚子(船舷)比本地船也宽阔。船舱顶部有竹篾编制的拱形顶棚,能遮雨挡风,如遇雨天,加一层油布,舱内就不会漏雨了。其实停船的

地方根本不像码头,一条狭长的木板(村民叫跳板)连着泥岸与船头,乘客走跳板上船。船内筒舱,两侧有木板固定作凳子供乘客坐。舱内一尘不染,非常干净,毕竟是一家人的命根子,看得出船家十分爱惜。船开动后,同时有三支橹摇船:沈长发握主橹(后艄右手橹),沈妻摇后艄左手橹,后艄左右都有橹担,女儿摇小橹,临时加装一块小木板架在船头甲板右侧,小木板上也有橹担。沈长发个子不高,比他的妻、女都矮。沈妻不仅会摇左手橹,而且力气比沈长发大。经过黄桥集镇两岸码头前,沈长发吹螺号,如有乘客可临时停靠。出黄桥港如遇大潮进斜塘口转短衫江过李塔汇走长衫江、坝河、秀春塘,松江市河至跨塘桥滩、秀野桥滩。如遇小潮出黄桥港走横潦泾、油墩港、长衫江、坝河、秀春塘、松江市河至跨塘桥滩、秀野桥滩,下午返回。有了绍兴航班船,曹家浜及其附近的村民去县城极其方便,船资也不大。如果要步行到松江,非但吃力,还要等待几个渡船耗时也耗费,算算还是乘这个航班船合算。笔者小时候曾两次乘过这艘船,不是去县城,上李塔汇镇西的陶家村亲戚家,到短衫江上岸。

1949年5月,松江解放。在土改中沈长发也分到了土地和房屋,但一家子仍经营着航班船过日子。一直换到1955年,村里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船作价入社,沈家从此结束航班为业的生涯。再后来,女儿出嫁,夫妻俩由社里养着,供给柴米。再后来,沈妻先于社长离世,时间不长,长发也病故了。

现在人工手摇小木船很少见了,只有在朱家角、枫泾镇旅游景区市河里能觅到踪迹,从事为旅客游览服务,但多为右手橹。



50年前我读中学时,收集到一套1962年发行的特种邮票《中国古代建筑——桥》,其中有一枚是“苏州宝带桥”。画面上是长长的桥身,石拱桥洞相连,且当中有几个桥洞比两边的高出了些许,看上去壮观秀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苏州离我居住地并不远,也就80公里的路程,感觉自己会有机会去目睹其芳容的。没想到,这“机会”一等就是50年!

50年来,苏州不知去过了有多少回,可就是没去看过宝带桥。近十多年来,我因兴趣使然,关注起京杭大运河江南段及太湖的泄洪通道,曾特地去看了位于苏州吴江区松陵镇的垂虹桥遗址,想去目睹这宝带桥风姿的念想就更强烈了。今年七月,得知那里已建起了宝带桥·澹台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了景区。

八月的一天,我按导航的提示,行驶在苏州的石湖东路上,导航却说“目的地已到,本次导航结束”。在石湖东路大桥上我下意识地向右一瞥,只见河面远处西侧隐约有一长条的桥,估计这就是宝带桥了,我便朝着这个方向驶去。停车场在宝田路的尽头,离宝带桥还有点距离,沿着澹台湖公园南侧走,穿过仲舒广场,才到达京杭运河边宝带桥的南端。

在运河边,只见对岸竖着一块航道指示牌,上面标注着:向左转:无锡33千米,向右转:上海30千米,向前:苏州城区2千米。实地观察,我才明白,这里是京杭运河苏州城南段,是运河上的十字路口。宝带桥位于运河西侧泖泖河口,与运河平行而筑。

宝带桥南堍的一堵墙上,再现了运河历史文化,有宝带桥的历史沿革、概况、碑亭、桥栏等介绍,展示了清代后宝带桥的照片和图画;影壁上唐代御史王仲舒的介绍,因他捐出自己的玉带筹资建桥而使这桥得“宝带”之名;一块黄石上刻有清乾隆帝的题诗;还有“国保”单位和世界遗产石刻纪念碑等。这些史料,让我目不暇接,兴奋不已。宝带桥始建于唐元和十二年至十四

年(817—819),千百年来曾多次重修,才得以保存下来。桥全长317米,桥宽4.1米,有拱形桥洞53个,是我国古代十大名桥之一,也是我国当今桥身最长、桥洞最多、保存最完整的石拱桥。

走完引桥,有一对青石狮立于左右,过了这里算是踏上了宝带桥了。全桥用青石灰花岗石筑成,桥面石块铺得很平坦,以利于漕运纤夫行走。桥为拱联薄墩,桥墩直径仅60厘米,以减轻水流的冲击。桥的两边水中还矗立着几座石塔,说此处是桥的“刚性墩”和“柔性墩”相结合之处,很有特色。全桥秀美轻巧,充分体现了唐代工匠的杰出才智。到了桥的后段,桥面上有十多级台阶,当中有一块正方形石板上雕刻着水波花纹,这是桥的最高处。此处的三孔矢高有7.5米,便于行船,两边的桥洞则是为了泄洪。

在桥的北堍,还留有宋代石狮、石塔、碑亭遗物等。在观景台驻足观望,能感受到这座桥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此时,我想到了桥景名“宝带串月”,每年中秋赏月之夜,这桥下就会映出53个月影,连接成串,壮观称奇,为吴中名胜之冠。这又成了我新的期盼。

站在此处向东望去,运河对面斜塘口上是一座双层公路大桥,其高大的拱形钢梁托起了整座大桥,十分亮眼。这里,京杭运河众船穿梭,驶向四面八方;古代桥梁与现代桥梁并驾两岸,古今交相辉映;运河文化与吴文化在此交汇,奏出了时代的和谐旋律;小岛与河湖连成一片,衬托了澹台湖公园的“十景”,风光优美。

回停车场的途中,有一对老年夫妻问我:“宝带桥怎么走?”我指着远处高大的斜塘大桥说:“就在大桥的前面。”闲聊中,我说自己想看宝带桥已等了50年了,那位老哥听后也激动地说:“我也是呀!”

生活茶座

盛庆庆 书

微博上积极传播发生于身边的正能量,讲好松江故事和上海故事。我亦通过网络平台参观了许多线上展览,听了不少讲座,甚至完成了高中与大学的语文课程的旁听,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圆了我的求知梦,让曾经那个坐困于小小村落的少年拥有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让他真正知晓,心站立是真正的站立,心自由是真正的自由。

闲暇时,我手摇着轮椅常常漫步在乡镇街村,阅读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偶尔去方塔仰望欣赏、去醉白池静坐沉思、去浦江之首寻根思源……宋代的朱熹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到心到,眼到,口到。”这些年来,我努力践行着这“三到”。

阅读上海与书写上海早已成为了我生命的底色,能以文字成为这座城市众多记者者中的一员,很荣幸。

中国古瓷“画必有意”

许云琴

南京博物院霍华研究员在她的《陶瓷述古》一书中说,“中国古代瓷画虽然为作饰瓷器而作,但它的特点是画必有意,即使是几根简单的线条,也有其原委”,我以自己的藏品为例,对她的观点稍作印证。

我的书案上放着一只瓷盘画意简洁,盘底以大写意手法画了一只飞翔的大雁,下面系了一本书。我爱读书,所以这只瓷盘成了我心爱的宝贝。朋友看了,不以为然,说它色彩淡雅画得不够细腻精彩。我来说说偏爱它的理由。

鸿雁是候鸟,秋来春往,往返有定。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它成为人们幻想中的最好信使,所以鸿雁指代传递感情的信使,有“雁书”的说法,又因鸿雁雌雄配偶忠贞,所以鸿雁也象征百年好合、忠贞不渝的爱情。我藏的瓷盘,画意是“鸿雁传书”。它是一个成语。这个成语里还套了“苏武牧羊”的故事。

《汉书·苏武传》中说,匈奴南犯不断,苏武出使匈奴。匈奴王仗势威逼苏武降匈奴叛汉。苏武不屈使命,坚持正义。单于让他在荒漠中放羊,断绝食物。苏武坚贞不屈,饮冰雪,



有一次和朋友聊起上海的洋房和弄堂文化,他惊叹于我的娓娓道来。其实,最初关于上海的各式洋房我还是在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沉香屑》《色戒》中读到的;弄堂则是通过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了解的。两位女作家都以大段的篇幅描写自己情有独钟的建筑。除了主人公的故事让人哀叹之外,小说中对上海建筑的描写也使坐于轮椅的我拥有了身临其境般的感受,文字中的建筑仿佛透着生命,那份烟火气息令人流连忘返。

说起《长恨歌》,我有王安忆送来的签

阅读上海 书写上海

寻找一颗星

名本。事情发生在十多年前,那时,年轻气盛的我把自己修改完成的22万字长篇小说《爱,心灵溢香的唯一妙方》寄到上海作家协会王安忆收。终于,在2008年1月23日下午3点12分,我收到了邮递员送来的一个包裹,上面的地址显示着上海文艺出版社,打开一看竟是《长恨歌》,翻开扉页惊喜不已——“谢青存:好人一生平安,王安忆,2008年元月。”她的亲笔赠言与亲笔签名让我受宠若惊! 从此,我对写作的爱和对上海的爱又深刻了几分。我反复阅读这本小说,对人物命运布局、人物心